

字数”之说毫无关系。

那么，何谓“越幅”呢？所谓“越幅”，即“隔一幅也。【六部成语、礼部、越幅、注解】书卷之时，误隔一幅，不相接连，谓之越幅”（《中文大辞典》第三十二册，第129页）。由此可以断想，当时蒲松龄在考场上因“得意疾书”之中一时疏忽，使试卷误隔一页，铸成“大错”（即“越幅”）。而其深知“越幅”的严重后果（即导致“被黜”），故顿“觉千瓢冷汗沾衣，一缕魂飞出舍，痛痒全无……”。其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在《大圣乐》词中表露无遗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：“越幅”既非“答卷不合八股的规定格式”，又非“文章（或八股文）超过了限定字数”之说，而应以“书卷之时，误隔一页，不相接连”解释为宜。

以上管见，恐有不妥，敬请专家斧正。

《魏源年谱》评介

任 清

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画卷中，魏源和林则徐等，都是“开眼看世界”的第一批先进人物。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黄丽镛所著《魏源年谱》，是魏源研究的新成果。该书共二十余万言，由“魏源年谱”、“魏源著述”、“魏源研究资料”三个部分构成。乃迄今为止关于魏源研究的一个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性专著。通读全书，感到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搜罗弘富

是书著者自六十年代初期，即着手魏源研究，曾与吴泽先生联名在《历史研究》等刊物上，发表过《魏源〈海国图志〉研究》等一系列论文。此后，二十余年来，始终坚持不懈，不仅反复阅读了魏源本身卷帙浩繁的著述，且尽可能涉猎了同时代的政书、奏议、方志、文集，以及北京图书馆等馆收藏的手抄本、未刊稿；还广泛浏览了国内外研究魏源的论著，查阅摘录的各种图书、期刊资料多达数百部，且书中所有引用资料，均一一注明出处。该书收有二十多件魏源的佚诗、佚文、书信，为现有《魏源集》所未收，诸如《复邓守之书一》、《复邓守之书二》、《与邓显鹤书》、

《寄新化邓显鹤书》、《与胡蕴之（林翼）书》，及《跋〈简子斋诗存〉》、《〈简子斋诗存〉小识》、《再题〈简子斋诗存〉》和《为杨鸾赋诗送行》等，多系著者从浩如烟海的方志、文集与《清代名人书札存稿》中寻觅辑佚而得。从而为了解魏源生平、研究魏源思想，重新编辑更完备的《魏源集》，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。

二、编排得当

一部文献资料性的著述，能否从芜杂的材料中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繁简适宜，排比有序，将直接关系该书的质量与效果。《魏源年谱》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也严谨有方，立例通达，编排得当，资料准确。卷首制定确立了“编例”十一则，对全书编著体例作了明确规定。而后循此体例，将全书三个组成部分依次铺张。“年谱”部分是全书的主干，综述了谱主的时代背景与生活、行踪、交游、撰述；“著述”部分编辑了谱主的著述目录、辑录了各家的评述，及各种版本的流传；研究资料部分以索引形式，介绍了近六十年来国内外研究魏源的论著，其中以中文为主（包括港、台学者的论文），兼收日文、英文论著目录。编著者对有关资料的考辨，及对一些问题的见解，在所辑各条材料之下，用按语形式加以表述。

三、立论平实

《魏源年谱》虽然是一个文献资料性的专著，然而编著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资料的钩稽排比上，而是寓论于史，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，对魏源研究中一些长期争议，悬而未解的问题，诸如《道光洋艘征抚记》是否为魏源所作？魏源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如何，是否“因侧身洪廷，遂遭平墓之灾？魏源的某些诗文究成于何年何月？”等等，著者对读者如此类的问题均在按语中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，大多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立论平实。当然，该书毕竟是一部文献资料性的著作，而不是论述性的专著，受体裁的决定，有些问题的阐述，显得不够透彻，这是难于苛求的。

总之，《魏源年谱》，不愧“是一本研究魏源的好书”。